

风动边城

世事一场梦，生命几度秋。当脊梁和灵魂、汗水和呐喊交织出一幕幕繁忙的场景时，黄土夯筑的宽厚土墙便渐渐隆起于山头，最终蜿蜒成了中国北方大地上吞吐八方的长龙。



敕赐慈云寺匾



天镇县城慈云古刹



堡门巍巍，透射出当年的气象

我来天镇，去一个叫“平远头”的地方。

很少有人知道平远头，或许因为它处地太过偏僻吧，多少有些被人们忽略——忽略的是它掩埋在黄土之下历史。我要告诉来过或没来过平

远头的人，这里是天镇的最北端，也是山西的最北端，从地图上看，它以昂首挺胸之势，嵌入河北与内蒙古的交界处，让山西与这两省紧紧拥抱。

平远头村东的山坡上，立有一块“三界碑”，所谓“鸡鸣三省”，此地名

副其实。如果说，天镇是山西北部的“边城”，那么，平远头就是这边城的北部“前哨”，与远在运城市芮城县的“风陵渡”，扼守了山西这方沃土的最北和最南。

去平远头，从天镇县城出发，往北，要经过许多个村子，到了新平尔，往东，还要经过廿墩、十六墩、大营盘、八墩这几个村，才能抵达。

天镇南部的村子，多以屯、沟、

窑、营为名，而北部的村子，则多以

堡、墩、口为名，如五里墩、十六墩、廿

墩、三墩店，平远堡、永嘉堡、新平堡、

谷后堡，李二口、张仲口、瓦夭口、熏

夭口。在古代，堡是边防地区屯兵与

生产相结合的村寨，口是长城的关隘或

重要通道，墩是遥相呼应的军事瞭望台。

毫无疑问，这都是长城留在大地上的烙印。

相较于墩和堡，去平远头路上经过的大营盘，村名值得寻索。我请教天镇的文友，是谁赋予了这个村子以

“营盘”之名？文友们告诉我，谁定下的这村名已不可考，但有人说大营盘最初其实叫“鞑营盘”，如此一来，它在历史上的角色就不言而喻了。天镇

县还有以“营”为名的村子，但只有北

部这一个村取名“营盘”。历史的真相

究竟是什么，恐怕无人说得清，但可

以确信的是，村名一定和当年屯兵驻

扎息息相关，而营，确实是古代的驻

军之地。

来之前，我查阅了清光绪年间成书的《天镇县志》，开篇“天镇，介燕云间，居晋极边，前代当为兵衝”一句，便开宗明义，有些摄人心魄。“衝”是繁体的“冲”，而“前代”，指清之前的明朝。作为“兵衝”的天镇，历史上是兵戈相向的战场，营盘是古战场的一

部分，繁衍到今天的村庄，村名自然

就令人遐想了。一路上，黄土墩台遥

相呼应，天镇这片土地，有太多值得

解读的文明。

数百年已逝，黄尘掩埋了历史，

明朝时刀戈剑戟的岁月已被尘封，营

盘也好，军堡也罢，早不是曾经的战

场了，谁还听得见往昔的厮杀！过去了的，再不可能回头，一任时间流逝，

而来到边城的人，皆默默寻找各自心

中关于历史的答案，也会生出探寻时

的纠结。

风很大，由山间吹来，如历史的狂飙

席卷。黄土墩台一个接一个地从

眼前掠过，而到了平远头，墩台更是

错落于山巅，呼应着起伏的长城，一直向

远方，逶迤茫茫。

长城发挥原有功能的时代过去了，如今，这里是平远头人的故乡，一代代在村庄繁衍生息，把先祖的故事

续写进黄土，再讲给儿孙后辈。村民们的祖先，也许就是当年疆场上的兵士，胜败的岁月里，他们在这片土地

扎了根，年复一年，孕育出平远头人

甚至天镇人的豪放秉性。我很喜欢散

文家杨明的一句话，“所谓故乡，不过

是我们的祖先漂泊旅程中落脚的最

后一站。”这是我读到的对故乡最形

象也最温暖的定义，而在平远头这片

有着邈远历史的土地上，我真切感受

到了这个定义的滚烫温度。

历史的风吹过，生命代代不竭。

朱祁镇的莫大耻辱。黄土夯筑的长

城，起伏在茫茫山梁上，但没能阻挡

瓦刺的铁骑，而狼烟升起时，将帅不

和的大明军队，早已乱了方寸。大明

的北部国门被瓦刺攻破，剩下的就只

有屈辱了。我曾在文章里写过朱祁镇

被俘的狼狈，但他于异乡经历了数载

幽禁后人生的惊天“逆席”，又岂是所

有人能预料到的！

风动边城的时候，我来到天镇、

来到平远头，重温了历史上的盛衰起

落，而那些最有嚼头的时光片段，已

翻过数百年了。当我重新打量天镇这

片土地时，才意识到以往对它的认识

太过简单，而当黄土地长出新的耐人

寻味的故事时，我体悟到了这片土地

更为厚重的文明。

文/图 许玮



湘子桥